

Irishes  
Tagebuch

1972 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海因里希·伯尔的  
经典之作

# 爱尔兰 之旅

（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刘兴华 译

那个在记忆里挥之不去的爱尔兰

 上海文艺出版社

Irishes Tagebuch

# 爱尔兰 之旅

[ 德 ] 海因里希·伯尔 著

刘兴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尔兰之旅/(德)伯尔著;刘兴华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551-4

I. ①爱… II. ①伯… ②刘… III. ①散文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7849 号

## **Irishes Tagebuch**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erman language as “Irishes Tagebuch” by Heinrich Böll

© 1957, 2013,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KG, Cologne/German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591

责任编辑:吕 晨  
特约策划:邱小群 张晓清  
封面设计:汪佳诗

## **爱尔兰之旅**

〔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刘兴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84,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551-4/I·4435 定价:25.00 元

## 目录

- 一 抵达 I 1
- 二 抵达 II 8
- 三 为迈克尔·欧尼尔的灵魂祷告 15
- 四 梅奥郡——上帝帮帮我们 24
- 五 被弃置村落的骸骨 34
- 六 流动的牙医 41
- 七 一座爱尔兰城市的肖像 47
- 八 当上帝创造时间时 62
- 九 爱尔兰的雨 69
- 十 世界上最美的脚 74
- 十一 杜克街上死去的印第安人 87

- 十二 壁炉里的火 94
- 十三 谢默斯想喝一杯的时候…… 98
- 十四 D女士的第九个孩子 104
- 十五 对欧洲神话的小小贡献 111
- 十六 看不到天鹅 118
- 十七 惯用语 126
- 十八 离别 130
- 十三年后 138
- 跋 146

## 抵达 I

我一上轮船，便看到、听到、闻到自己越过了一道边界。我见过英国可爱的地方——肯特，几乎就是田园生活。然而，伦敦这个地貌上的奇迹，我只匆匆掠过，之后便是英国阴森的一面——利物浦。但只要在轮船上，关于英国的话题便告一段落，这里已有泥炭的味道，甲板和酒吧传来带着喉音的凯尔特<sup>①</sup>语，在这儿，欧洲的社会制度呈现出另一种风貌：贫穷再也不是“丢脸的事”，而是既非光彩也非丢脸的事，它是社会意识的一个要素，就和财富一样，无关紧要。裤子烫过的褶皱不再明显，古凯尔特民族衣襟上的别针再度被使用；缝上纽扣的地方，看起来像句号，而别针挂在那里像是逗号，这个即兴的符号弄出的褶皱，是纽扣反而没有的

---

① 古时活跃于欧洲的一支族群。该民族主要分布在北欧，延伸到苏格兰南部，后来又迁徙至非洲和美洲。

效果。我见过别针用在价格挂牌上、延长背带裤的背带上、衣服袖口上，还看到过小男孩拿它当武器刺大人的屁股。小男孩觉得奇怪，甚至吃惊，因为大人毫无反应，直到他用食指小心戳戳大人，看看是否还活着。这时，大人便笑着拍拍孩子的肩，表示自己还活着。

柜台前的队伍越来越长，那里正以便宜的价格大量出售西欧的玉液琼浆：茶。爱尔兰人好像也想努力保持略微领先英国的这项世界纪录。爱尔兰人每人每年消费近十磅茶叶，也就是每年会有相当于一个小型游泳池容量的茶水流进每个爱尔兰人的咽喉。

我在队伍中慢慢前进之际，正好有时间回想一下爱尔兰人的其他世界纪录。这个小国家不仅喝茶第一，在神父的数量上（科隆大主教教区每年必须授任近千名新神父，才能和爱尔兰的一个小教区媲美）也保持第一的纪录；爱尔兰的第三项世界纪录，则是看电影人数（又是略微领先英国——两国差异不少，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第四项也是最后一项重要的世界纪录，但我不敢说和前三项纪录有因果关系：爱尔兰的自杀率世界最低。至于威士忌与香烟消费的纪录，还未查知，不过，在这些项目中，爱尔兰这个小国也是

名列前茅，其土地面积和巴伐利亚<sup>①</sup>差不多，但人口却没有巴伐利亚多，仅介于埃森<sup>②</sup>与多特蒙德<sup>③</sup>之间。

午夜时分，人站在刺骨的西风<sup>④</sup>中，喝杯茶，轮船缓缓驶入大海，之后来到上面的酒吧喝杯威士忌，在那里仍可听到带着喉音的凯尔特语，但这种语言只出自少数几位爱尔兰人口中了。修女们蜷缩在酒吧外的房间，仿佛夜里的大鸟，温暖地窝在头巾和长袍下，收起身边长串的念珠，一如船出航时，收起的缆绳。一名年轻男子抱着一名婴儿，站在吧台旁，刚回绝掉第五杯啤酒，站在他身旁、带着一名两岁小女孩的是他的妻子，她也从侍者手中夺下杯子，未再斟满。酒吧慢慢空了，再也听不到带着喉音的凯尔特语。修女们安睡了，轻轻点着头，其中一位忘了收起念珠，偌大的珠子随着船身来回滚动，怀里抱着孩子不再沉湎酒杯的那对夫妻，摇摇晃晃从我面前走过，走向他们用行李与纸箱堆出的一个看似小城堡的角落，另外两个孩子睡在那里，他们靠在祖母两侧，她那黑色的披

---

① 德国面积最大的联邦州。

② 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非县辖城市。

③ 德国第七大城市。

肩似乎足以温暖三个人。一个婴儿和两岁的姐姐被搁进一个洗衣篮中，上面盖着毯子，他们的父母则默默钻到两个行李中间，紧紧依偎在一起，男人瘦弱细白的手将一件雨衣罩在两人身上，仿佛那是一顶帐篷。四下悄然，只剩行李箱的锁伴随着行驶中船的节奏轻轻咯咯作响。

我忘了帮自己找个过夜的地方，现在只好跨过别人的腿、箱子、行李，暗处亮着香烟的火光。我听到别人断断续续轻声的对谈：“康尼马拉<sup>①</sup>……没机会的……到伦敦当女招待。”缩在救生艇与救生圈之间，西风刺骨潮湿，我只好起身，在这艘看似满是移民者而不是归乡客的船上到处走动；别人的腿、燃起的香烟、断断续续的轻声对话——直到一名神父抓住我的大衣角，微笑地邀我坐到他身旁，我靠着打算睡下，但神父右边一张灰绿色旅行用的条纹毛毯下，冒出一个清脆柔美的声音：“不，神父，不，不……想爱尔兰太让人痛苦了。我每年都得回来探望父母一次，我祖母也还在世。您听说过戈尔韦<sup>②</sup>市吗？”

---

① 爱尔兰地名。

② 爱尔兰城市。

“没听说过。”神父轻轻说道。

“康尼马拉？”

“没听说过。”

“您应该去看看，而且别忘记回程时在都柏林港留心一下爱尔兰出口的东西，有小孩、神父、修女、饼干、威士忌、马、啤酒、狗……”

“我的孩子，”神父轻声说，“您不该一口气说出这些东西。”

灰绿色的毯子下，一根火柴点燃，在那几秒钟内，可以看出一道鲜明的侧影。

“我不相信上帝，”那个清脆柔美的声音说，“是的，我不相信上帝——为什么我不该一口气说出神父、威士忌、修女和饼干呢？我也不相信霍里汗家的女儿卡特琳<sup>①</sup>，不相信这个关于爱尔兰的故事……我在伦敦当女招待，两年了，见过多少轻浮的女孩……”

“我的孩子。”神父轻声说道。

“……多少轻浮的女孩被霍里汗家的女儿卡特琳送往伦敦；唉，这个圣人之岛。”

---

① 古代爱尔兰的别称。

“我的孩子！”

“教区神父也是这样叫我：我的孩子……他老远骑自行车过来，在周日帮我们做弥撒，但他也无法制止霍里汗家的女儿卡特琳出口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自己的孩子。神父，您去康尼马拉市看看——那里风景宜人，人烟稀少，您一定从未见过；说不定您可以在我们那里做一次弥撒，那您就会见到我在星期日虔诚地跪在教堂中。”

“但您不相信上帝。”

“但您想想看，难道我可以不去教堂？这样会让我父母难过的。‘我们的女儿是如此虔诚——乖巧的女孩，真的是乖巧的女儿。’等我回家后，祖母会吻我，为我祈福，说道：‘好孩子，要一直保持虔诚啊！’……您知道，我祖母有几个孙子？”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神父轻声说着。

香烟又一次亮起，瞬间照亮那严肃的侧影。

“我祖母有三十六个孙子，三十六个，本来有三十八个，一个在大不列颠战役中被射杀了，另一个随着一艘大不列颠的潜艇葬身大海——还有三十六个活着，二十个在爱尔兰，其他的……”

“有的国家，”神父轻声说着，“出口卫生和自杀的念头，还有原子弹、机关枪、汽车……”

“喔，我知道，”那个声音清脆柔美的女子说，“我都知道。我自己有个当神父的兄弟和两个表兄弟，他们是亲戚中唯一有车子的人。”

“我的孩子……”

“我现在想睡一会儿，晚安，神父，晚安。”

那根燃着的香烟飞过船舷栏杆，灰绿色的毯子紧拉到瘦弱的肩上，神父的头仿佛在不回来回摇动着，但那也可能只是船行驶的摇晃造成的。

“我的孩子。”他再次轻声说着，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他叹了口气，身子向后靠，竖起衣领；领子内侧别着四个备用别针，四个一起别在第五个别针上，随着在灰暗中驶向圣人之岛的轻微颠簸的轮船，来回摇晃着。

## 二

### 抵达Ⅱ

人站在西风中颤抖着，喝杯茶，就这样迎接日出，而圣人之岛依然在晨雾中，躲避着太阳。这个岛上住着欧洲唯一不曾侵略他人的民族，但却被丹麦人、诺曼人、英国人占领数次；他们只派遣神父、僧侣、传教士，绕道经过爱尔兰，将底比斯<sup>①</sup>的苦行精神带到欧洲。一千多年前，远在大陆中心地带之外，这个边陲深深戳入大西洋，带着欧洲火热的心……

我看到许多灰绿色的旅行毛毯紧罩着的瘦弱的肩，许多严肃的脸庞，还有教士竖起的衣领上的许多别针，一根别针别着二三四根备用别针，来回摇晃着……瘦削的脸庞，劳累的眼睛，洗衣篮里的婴儿吸着自己的奶瓶，孩子的父亲在酒柜前枉费心地纠缠着要喝啤

---

① 希腊地名。

酒。晨光慢慢印出雾中的白屋，信号灯朝轮船射来红白的光线，轮船在邓莱里港<sup>①</sup>缓缓喘气。海鸥前来问安，都柏林灰色的剪影浮现，随后却又消失：教堂、纪念碑、船坞、煤气厂。一些烟囱冒出一缕缕显得迟疑的烟，正是早餐时间，但这只是对少数人而言，因为此时的爱尔兰还在沉睡中，行李搬运工在下方码头揉去眼中的睡意，出租车司机在晨风中发抖。爱尔兰用眼泪问候着故乡，问候着归乡的游子。呼唤着的名字仿佛被抛来抛去的球一般此起彼伏。

我疲惫不堪，蹒跚下船，随即登上火车，几分钟后，又下了火车，穿过阴暗偌大的韦斯特兰街火车站，往街上走去。一名年轻女子刚从一间黑屋子的窗台上把一个橘色的牛奶罐拿进房间，她对我微笑，我也报以微笑。

虽然我还未十分明白，但已察觉到早上七点至十点这段时间，是爱尔兰人沉默的唯一时段，遂决定不说自己那口破英文，因为不管我问谁，问什么，我只会得到简短无比的回答：对不起。如果我像古老故

---

① 都柏林附近的一个港口。

事中的德国工匠学徒那样，在阿姆斯特丹询问一问三不知先生生与死、贫与富，我就能在都柏林询问对<sub>不</sub>起先生，当我发现自己不像那位令人羡慕的德国学徒一样天真时，还不禁郁郁寡欢。要是能问一问，该有多好：港口那艘大船是谁的？——对<sub>不</sub>起。晨雾中独自高耸的纪念碑是谁？——对<sub>不</sub>起。这些衣衫褴褛光着脚的孩子是谁的？——对<sub>不</sub>起。晨雾中公车后平台上，嗒嗒嗒嗒惟妙惟肖模仿机关枪的神秘年轻男子是谁？——对<sub>不</sub>起。那个一早拿着小棍，戴着灰色大礼帽，在晨风中骑马的人是谁？——对<sub>不</sub>起。我决定多依赖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自己的舌头和别人的耳朵，好好研究一下商店的招牌，并试着认出其中的会计、店铺老板、卖菜的小贩等——乔伊斯、叶芝、麦卡锡、莫洛伊、欧尼尔、欧康纳，甚至杰基·科根都来过这里，我只得承认那位高耸在纪念碑上，在清冷的早晨依然孤伶伶的人，当然不叫对<sub>不</sub>起，而是纳尔逊<sup>①</sup>。

我买了一份报纸和一份名为《爱尔兰文摘》的杂

---

①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海军上将。

志，不由自主被一家保证“住宿与早餐合理”的店所吸引，决定先给自己点一份合理的早餐。

要是说欧洲大陆的茶色类似泛黄的邮政支票，那奥斯坦德<sup>①</sup>西面这些岛上的茶色就像俄国圣像画上的暗沉色系，泛着金色的光芒，直到牛奶染出一种有如喂食过度的婴儿肤色；在欧洲大陆，茶盛放在珍贵的薄瓷杯里，而这里，人们从破烂的白铁壶中把看似提神饮料的玉液琼浆倒进厚重且便宜得可笑的陶杯中。

早餐美味，茶也不负盛名，此外，还有一位爱尔兰少女招待你时无偿馈赠的微笑。

我翻阅着报纸，先是注意到一则读者来信，信中要求推倒高耸的纳尔逊雕像，换上一尊圣母像。接着又是一封要求推倒纳尔逊的信，一封接着一封……

八点了，周围的交谈多了起来，我也被卷了进去，大家接二连三和我交谈，而我只听得懂一个字：德国。我决定拿该国的武器——对不起——反击，当然态度肯定很亲切，以此回敬大方的女茶神免费的笑容，直到突然冒出的近乎雷鸣的一声咆哮把我惊醒。难道这

---

① 比利时的西北部城市。

个怪岛上的火车交通会如此繁忙？雷鸣持续着，逐渐变得清晰，从开头的惊人声势转为清亮，圣歌的激昂序曲从备餐直到领圣餐仪式都能清晰地听到，听来清澈澄明，直到最后一个音节消逝，乐音从对面的圣安德烈教堂传来，响彻整条韦斯特兰街，一如那些初次喝到的茶，一如我之后在荒凉肮脏的小地方，在饭店和壁炉前，还会再喝到的茶一般美味，这种动人魂魄的虔诚，令人印象深刻，在圣歌的乐音结束后，仍弥漫在整个韦斯特兰大街上。在德国，只有复活节或圣诞节礼拜后，才会见到人群从教堂中涌出；但我仍未忘记那个侧影鲜明、不信上帝者的话。

星期天早上八点，要打扰主人清梦还太早；然而，茶已经凉了，咖啡馆里弥漫着羊脂的味道，客人们抓起自己的箱子和行李赶公交车。我无精打采翻阅着《爱尔兰文摘》，断断续续翻译着读一些文章与小故事的开头，直到被二十三页上的一句格言吸引，不是德文作品，但看得懂，虽然翻译不出来，但比译成德文更好。上面写着，墓园中葬着许多人，若没有他们，这个世界无法生存。

单单这句格言，就值得我去一趟都柏林，我决定